

帶我去月球

奧比·薩克思 (Albie Sachs) 著^{*}
陳禮工 翻譯^{**}、黃丞儀 審定^{***}

我對於人們在各種場合怎麼介紹我，總是感到很有趣。他們提到我被抓去關、剝奪睡眠、流亡外國、遭炸彈攻擊、失去右手臂、回到南非、起草新憲法、擔任憲法法院的大法官、作出有關同性婚姻的判決。但有兩件事情最讓人難忘和感到驚訝，都和上述這些事情完全無關。一是我21歲就開始當律師。第二是有一顆小行星以我的名字命名。我對這兩件小事也說「哇」。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與我開始執業的故事無關，但與以我命名的小行星有密切關聯。這件事要從8或9年前我受邀到臺灣演說講起，這份邀請讓我有點迷惑，因為主題是談論同性婚姻。這個邀請讓我又喜又驚，我很意外它來自臺灣。多年以來，臺灣在我心目中不是一個讓人愉快的地方。

我從1950年代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很久遠以前我這代的南非人，讚美與支持遠在中國發生的革命。臺灣的蔣介石，是我們的帝國主義敵人之一，雖不能說是頭號敵人，但也名列前茅。這是很遙遠的記憶。更晚近的，則是發生在反抗種族隔離的時期。當時普利托利亞（南非首都）竭力尋找任何願意往來的朋友，但卻被稱為世界的臭鼬，受人厭惡。我記得有一場大型的海軍校閱儀式。南非海軍規模不大。加入檢閱的只有獨裁者皮諾契（Pinochet）的海軍、和臺灣的船艦。因此，當時普利托

* 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唐獎法治獎首屆得主。

**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學者。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合聘教授。

穩定網址：<http://publication.iias.sinica.edu.tw/81618012.pdf>；

<http://publication.iias.sinica.edu.tw/61418012.pdf> (English version)。



利亞、聖地牙哥和臺北的獨裁者形成了聯盟。

臺灣給人這麼多負面的聯想，而我現在被邀請造訪這個地方。但我不是受邀去談兩個中國或三個中國或任何與此相關的問題，而是去談同性婚姻。我被這個講題所吸引，決定去了。這是我人生中少見的高峰——你要知道我的生涯並非平淡無奇，但這趟旅行確實是特別難忘的時刻。在臺北的蔡瑞月舞蹈社裡，聽眾們席地而坐，在小講台上和我同臺演講的是口才極好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日裔美籍教授吉野賢治（Kenji Yoshino），他的演講十分出色。他是男同性戀者，我是支持同志權利的南非直男。我感受到的不只是議題本身充滿情緒，也感受到場所、空間的感性——蔡瑞月舞蹈社曾是臺灣在極端壓迫的年代反抗威權統治的象徵。而活動不拘形式的氛圍似乎也使講者與聽眾產生更密切的連結。這和一般的學術研討會大不相同。我的心在跳動，我的耳朵打開。吉野賢治的口才和氣質，讓我深受感動。

故事還沒結束。在那之後，我被帶去參觀臺北其它地方，這些地方與反抗威權統治有關，特別是與極為殘酷、暴力的早期壓迫體制有關。這時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臺灣，一個不再讓人聯想到威權統治、反動、支持南非種族隔離的臺灣，一個人人為自由、尊嚴和人性尊嚴而奮戰的臺灣。這是我完全能夠認同的臺灣。

一段時間過去了。我收到了許許多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這些演講對我來說就像是大家經常在臉書上露出的有趣景點。我到了世界的另外一端——加州的聖地亞哥，我受邀演講，講酬將用來償還我的銀行貸款。我太太 Vanessa September 是建築師，她設計了一棟很有巧思的房子，在海岸邊，但我們必須賺錢來支付興建費用；我不確定我們有沒有辦法。我離家千里遠，到聖地亞哥演講，為了高額的酬勞。我儘可能地省錢，我記得當時正好帶著兩顆免費蘋果，一些不用錢的飲用水，買了一些堅果，就是一頓午餐了。我打開電腦，看到一則很奇怪的訊息：「恭喜，我們宣布您獲得了唐獎的法治獎。獎金一百萬美元。」「哈，哈哈哈哈哈。」我笑了出來。

我常收到這類訊息。但是當我想找出「請給我們您的銀行帳戶」時，並沒有發現這些字句。我反覆閱讀這封信；作為一名律師和法官，

我擅長尋找錯誤來證明這是一場騙局。我找不到。信中有我認識的黃丞儀教授落款，這喚醒了一些記憶，但我對中文姓名的拼音畢竟不太熟悉；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最終我決定這是真的。我試著告訴我太太這件事，但她沒有接電話；我打了好幾次電話；最終我決定「好吧」，我記得我出去買了一個漢堡來慶祝。

我把故事說得很有戲劇性，因為它對我來說非常戲劇化。我捐出一半的獎金；我不喜歡有太多錢。我還因此得到一筆研究經費。這給我的生活帶來轉變的契機，因為有了這筆資助，Vanessa和我可以成立一個基金會，用來促進南非的憲政主義和法治，她現在是「憲法之丘信託基金」（Constitution Hill Trust）的執行長，致力於推動南非的憲政主義。

今天的南非，法治發生著非常戲劇化的事件。我們的代理首席大法官Sisi Khampepe以最哀傷但有力的方式闡明和表達了法治的價值：下令逮捕和監禁我們的前總統祖馬（Jacob Zuma），罪名是藐視憲法法院。當然，這些是非常戲劇性的關聯。透過臺灣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產生了這些聯繫，在我的人生故事中寫下非常重要的一頁。

隨後，我又多次訪問臺灣。領獎是很棒的經歷，頒獎儀式相當典雅莊重，過程非常優雅。我認識了很多人，認識了其他獎項的獲獎者。我覺得自己是成為傑出精英的一份子。我一生都在對抗精英主義，而現在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加入了精英！好吧，如果要這麼做，就放輕鬆、好好投入。我樂在其中。

但讓我感受最深的不是頒獎儀式，而是被邀請回來臺灣參加模擬憲法法庭關於死刑的辯論。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主題。一個深刻的主题。這也讓我想到，我之所以非常欣賞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是它追求學術研究的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相當重要。人們為了自由而奮戰，是這些人的心靈感受到自由的滋味。一般人不是律師，可以挑一個好的信念來幫助特定人，擁有一份體面的職業。對一般人來說，法律就是生存問題。因此，法學研究需要與社群、人民的歷史產生聯繫。這不只是社會參與，同時也是學術，是嚴謹的學術、科學的學術、講究證據的學術；它奠基於邏輯和思想，理性和觀念；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組合。它所產生的想法，特別、格外地豐富，因為它不僅僅是觀念上的美。我喜

歡觀念之美。它是觀念之美進一步與心靈和神志的相連，與人類最內在的尊嚴相連。所以我很高興受邀對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十週年表達祝賀。

我不能不提到：小行星。臺灣國立中央大學邀請我去進行一場演講；他們親切地接待我，讓我坐在長凳上拍照。接著他們宣布，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Albie Sachs。它不算是一顆行星。我猜它大概是第25,000多顆被命名的小行星。這對我來說很了不起。我一生都是一個夢想家，現在我真的往宇宙前進了，成為一個小行星。

謝謝你，臺灣，為了這種種的遭遇。